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敦煌本《老子》研究

朱大星 著



中華書局

浙 江 大 學 古 籍 研 究 所
中 國 古 典 文 獻 學 研 究 叢 書

敦煌本《老子》研究

朱大星 著

中 華 書 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本《老子》研究/朱大星著. —北京:中華書局, 2007. 8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ISBN 978 - 7 - 101 - 05802 - 4

I. 敦… II. 朱… III. ①敦煌學 - 文獻 - 研究②
老子 - 研究 IV. K870.6 B223.1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23645 號

-
- 書 名 敦煌本《老子》研究
著 者 朱大星
叢 書 名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責任編輯 徐真真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 次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張 12 $\frac{1}{4}$ 插頁 2 字數 350 千字
印 數 1 - 30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 05802 - 4
定 價 28.00 元
-



朱大星，1972年出生，江西蓮花人。
2005年6月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畢業，獲文
學博士學位。同年留所任教。現為浙江大
學古籍研究所講師。

責任編輯
封面設計

徐真真
毛淳

网络销售合作伙伴

博库书城 www.bookuu.com

当当网 www.dangdang.com

卓越网 www.amazon.cn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總 序

浙江大學(原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是由著名學者姜亮夫先生創建和發展起來的,1983年經教育部批准成立。首任所長為姜亮夫先生,副所長為徐規先生和平慧善先生。後來先後主持工作的有崔富章先生、龔延明先生。在這些老所長的苦心經營下,在全所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本所現已成為海內外有較大影響的傳統文化研究和人才培養基地。現全所設有先秦文獻、中古語言文獻、敦煌學、宋學四個研究室;有教授、博士生導師 11 人(其中 4 人係兼任),副教授 5 人,講師 1 人,其中有二人被評為浙江省特級專家;55 歲以下的研究人員中除 1 人在讀博士外,其餘均有博士學位(其中 2 人為博士後)。此外,還有博士後研究人員 6 人。1983、1984 年,本所所屬的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先後獲碩士和博士學位授予權,20 多年來共培養碩士研究生 68 人、博士研究生 59 人(另外博士後出站 13 人)。這些畢業生基礎扎實,知識全面,受到用人單位的好評,如陳成國、陳剩勇、劉躍進、傅傑、黃征等及留在本所工作的一些中青年教授。目前在讀的碩士研究生有 16 人、博士研究生有 31 人。本所教師近年來承擔了《敦煌文獻合集》、《中國歷代登科總錄》、《楚辭學研究叢書》、《中國經學文化史》、《孫詒讓全集》等一些國家和教育部的重大科研項目;出版學術著作近百部,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中國語文》、《文史》等重要刊物發表論文 700 多篇;獲省部級以上獎

勵 30 多項，其中有首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 1 項，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一等獎 2 項、二等獎 2 項、三等獎 2 項，中國社科院青年語言學家獎一等獎 2 項、二等獎 2 項，中國社科院胡繩青年學術獎 1 項，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三等獎 3 項，國家圖書獎提名獎 3 項，浙江省政府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 4 項，獲教育部青年教師獎和中國優秀博士後榮譽稱號各一人次。1994 年，本所和中文系古漢語教研室聯合申報的漢語史（含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被評為浙江省重點學科；2000 年、2004 年，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繼續被評為浙江省重點學科；1999 年 12 月，本所部分教師參與組建的漢語史研究中心被評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本所融文史兩大學科的研究力量於一體，注重以語言文字研究為基礎的傳統文化研究，呈現出專精和博大的治學特色。其中在許多研究領域，如三禮經學研究、楚辭學研究、職官科舉制度研究、朱熹研究、敦煌學研究、中古漢語研究，都處在海內外研究的前列。

爲了紀念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本所學術委員會決定編選一本紀念文集，並編輯一套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前者已由中華書局在 2003 年出版。現在呈獻給讀者的是叢書系列。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本所的專任教師，他們中既有久享盛譽的老前輩，也有成就卓著的中年學者，還有已在儕輩中嶄露頭角的學術新銳。本叢書的出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本所的研究實力和本所二十年走過的歷史軌迹，也是對本所二十年來所取得的成績的一次檢閱。

此時此刻，我們深深懷念本所的創始人姜亮夫先生以及劉操南先生、郭在貽先生，並向爲本所的創立和發展作出貢獻

的已經離退休的和已經調離本所的老師表示深深的敬意，向長期以來一直關心、支持本所建設的各級領導——尤其是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領導和學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謝。中華書局是與我所聯繫十分密切的在海內外享有盛譽的出版機構，這次又慨然承諾本叢書的出版，謹此也表示我們誠摯的敬意和謝意。

榮譽已經屬於過去，新的業績有待於來者。我們兩個這幾年主持所務的晚輩，面對老一輩開創的基業，心裏總是感到沉甸甸的。但我們相信，有各級領導的支持，有全所師生的共同努力，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一定會有一個更輝煌的未來。

張涌泉 王雲路
乙酉年歲末於杭州

凡 例

一、收錄範圍

本書所言敦煌本《老子》寫卷指敦煌藏經洞發現的白文本及注疏本《老子》寫卷，且僅限於漢文寫卷。其他如敦煌雜抄或類書中所引用之《老子》片斷內容，亦酌情收入。

二、編號縮寫

S.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斯坦因編號

P.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伯希和編號

Дx.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

文獻編號

BD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編號

北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北編號

北新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新編號

北大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編號

津藝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編號

上圖 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編號

甘博 甘肅省博物館藏敦煌文獻編號

散 《敦煌遺書散錄》編號（《敦煌遺書總目索引》附

錄）

貞松堂 羅振玉貞松堂舊藏敦煌文獻編號

大谷 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藏大谷探險隊所獲敦煌吐魯番文書編號

三、引文及錄文

本書所徵引之敦煌文獻，凡未注明出處者，皆據原卷及各種影印本校錄。引錄敦煌文獻及其他文獻時，原件殘缺的，依殘缺位置用（前缺）、（中缺）、（後缺）表示。因殘缺造成缺字者，用“□”號表示，缺幾字用幾個“□”，不能確定缺幾字者，上缺用“□□”表示，下缺用“□□”表示，必要時出校說明約缺多少字，缺字據上下文或文義或異本補出時在缺字標記後用圓括號注明。模糊不清無法錄出者用“囗”號表示，模糊幾字用幾個“囗”。殘存偏旁的字正文中用缺字符“囗”號表示，必要時出校說明原字存“左側金旁”之類；或在所殘之字外加方框表示，如 \square ，表示“老”字殘損，但據字形尚可識別。如原卷本身有脫字，則加“[□]”號表示，脫字據上下文或文義補出時外加[]號。寫卷本有的空格，如係缺字，亦用“□”號表示，並酌情出校加以說明；如係敬空，則接排，不出校記；不能確定為何種情況者，仍照留相應空格，並出校說明。書中引錄前人整理過的敦煌文獻，其中校錄符號與此有異者，一律依原卷情況改用上揭符號。假借字、訛字在原字後用“（）”注出本字或正字。敦煌文獻的俗字別體，凡可確定者，一律徑改為規範繁體字；必要時，也保留部分俗字別體。

若同一寫卷包含有不同內容的文書，各部分以 1、2、3……來表示。卷背文書，則在編號後加 V。所引文獻若有分欄，亦加區分。兩欄者，以上、下表示；三欄者，以上、中、下表示。

錄文一般採用自然行釋錄，有必要保存原格式或殘缺過

甚者，則按原件格式釋錄。原件中的雙行小注，一般改爲單行；必要時，保留雙行的格式。

四、定名

過去對於同一件寫卷，不同的目錄往往有不同的定名，其中正確的定名加以保留，而那些未能準確反映寫卷所包含內容的定名，則重新加以擬定。對於未曾定名的寫卷，也據內容加以定名。本書定名的原則是力求統一並盡可能地反映寫卷內容。具體做法是：首先對同一種文獻的不同寫卷擬定一個書名，如全部白文本《老子》寫卷皆定爲“《老子道德經》”。然後根據不同寫卷對章節的標示方法指出其所存內容，白文本《老子》寫卷則直接標出其所存章節，如 P. 2735 寫卷定名爲“《老子道德經》(第七十五章至第八十一章)”。若寫卷中未見標示章節名稱，則據同一文獻的不同寫卷或此種文獻對章節通行的標示方法指出寫卷所保存的內容，如 P. 2823 寫卷定名爲“《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S. 477 寫卷定名爲“《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安民第三至異俗第二十)”。若寫卷中未見標示章節名稱，又無相似寫卷或傳世文獻可供參考，則僅在書名後標示其所存章節，如 BD14649+BD14738 定名爲“《佚名老子道德經注疏》(第三十八章至第四十五章)”。

五、注釋

本書採用頁下注形式，爲避免繁冗，凡所引用之著作，祇標作者、書名及頁碼，其出版項統一在本書最後的“主要參考文獻”中標出。

六、書名及版本簡稱

《敦煌寶藏》，簡稱《寶藏》。

《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簡稱《英藏》。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簡稱《法藏》。

《俄藏敦煌文獻》，簡稱《俄藏》。

伯希和《巴黎圖書館敦煌寫本書目》(陸翔譯)，簡稱《伯目》。

翟理斯《英國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簡稱《翟目》。

謝和耐、吳其昱、蘇遠鳴等《敦煌漢文寫本目錄》(*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 - 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簡稱《法目》。

向達《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簡稱《經眼目錄》。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敦煌學研究小組編《倫敦藏敦煌漢文卷子目錄提要》，簡稱《目錄提要》。

榮新江《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S. 6981—S. 13624)》，簡稱《榮目》。

黃永武《敦煌遺書最新目錄》，簡稱《黃目》。

商務印書館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簡稱《總目》。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簡稱《新編》。

郭店楚簡《老子》，簡稱簡本《老子》。其中的甲組、乙組、丙組簡則分別以簡甲本、簡乙本、簡丙本表示。

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簡稱帛書本《老子》。其中的甲本、乙本分別以帛甲本、帛乙本表示。

唐景龍二年(708)河北易縣龍興觀《道德經》碑，簡稱景龍碑本。

傅奕校定《道德經古本篇》(載《道藏》第 11 冊),簡稱傅奕本。

《老子道德經》王弼注(載《二十二子》),簡稱《二十二子》本。

《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載《四部叢刊初編》第 90 冊),簡稱影宋本。

七、本書引用前輩學者的論著,為求體例統一,除受業親師尊稱“先生”外,餘則無論時代先後、年紀長少、地位高低,一律直稱其姓名,未備之處,敬請海涵。

目 錄

凡例	(1)
緒論	(1)
第一章 敦煌本《老子》叙錄	(31)
第一節 白文本	(31)
第二節 注疏本	(77)
第三節 其他相關寫卷	(105)
第二章 敦煌本《老子》的文本特徵	(122)
第一節 紙張行款	(123)
第二節 書法字體	(131)
第三節 抄寫符號	(135)
第三章 敦煌本《老子》的傳本系統	(146)
第一節 篇章	(146)
第二節 字數	(172)
第三節 傳本系統	(179)
第四章 敦煌本《老子》注疏	(187)
第一節 《老子河上公注》	(188)
第二節 《老子想爾注》	(208)
第三節 李榮《老子注》	(236)
第四節 其他《老子》注疏	(250)

第五章 敦煌本《老子》的流傳	(254)
第一節 敦煌寫卷的來源.....	(254)
第二節 敦煌本《老子》的流傳.....	(257)
第三節 敦煌本《老子》與《十戒經》.....	(290)
第六章 從敦煌寫卷看《老子》的成書	(314)
餘論	(339)
附錄	(340)
附錄一 敦煌五千文本《老子》(甲本).....	(340)
附錄二 BD14677、BD14738 寫卷錄文	(353)
主要參考文獻	(362)
後 記	(394)

緒 論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的《老子》，對中華民族的思想心理和社會生活產生了綿長深遠的影響。兩千餘年來，詮釋《老子》之作可謂汗牛充棟。元代已有所謂“《道德》八十一章，註者三千餘家”的說法^①。又因“道與世降，時有不同，注者多隨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師之。故漢人注者為‘漢老子’，晉人注者為‘晉老子’，唐人、宋人注者為‘唐老子’、‘宋老子’”^②，結合時代精神對傳統經典不斷加以詮釋正是中國文化傳承的一大特點。

同時，隨着時代的推移、文字的變遷以及現實的需要，《老子》文本在不斷地發展變化。“唐宋以後，各種版本展轉傳抄，彼此承訛襲謬，互相竄改，其結果經文內容皆同流合一，大同小異，區別僅限於衍文脫句或虛詞用字。閱讀今本《老子》，雖

① 張與材《道德玄經原旨·序》，《道藏》第12冊，頁725中。

② 杜道堅《玄經原旨發揮》卷下，《道藏》第12冊，頁773上。

明知其誤，却無法覈證。故僅依今本勘校，絕對找不出任何問題。”^①而敦煌本《老子》寫卷的發現、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及荊門郭店楚簡《老子》的相繼出土，使人們得以窺見不同時期《老子》傳本的真實面貌。這些《老子》傳本之間的實際差別比人們想像中的要大得多。借助這些材料，或許可使上述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此外，上揭簡本、帛書本及敦煌本《老子》的出土，也使《老子》一書具有了中國古書罕見的最完整的文本序列。這批《老子》新材料的相繼發現極大地促進了《老子》的研究。李零在談到郭店楚簡的重要性時，曾做過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我們把古書比作一條藏在雲端的龍，宋元以來的古書是它的尾巴，敦煌的發現是它的身子，那麼，現在的發現就是它的脖子，我們離看到龍頭的日子已不太遠了。”^②這裏雖是強調郭店楚簡的重要性，但從中也可窺見敦煌文獻的價值。如果把句中的“古書”換作“《老子》”，這個比喻同樣貼切。因為隨着各個時期《老子》傳本的不斷問世，我們正在逐漸逼近《老子》的本來面貌。

敦煌文獻是 20 世紀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裏發現的，計五萬多卷文書^③。這批文獻上起 4 世紀，下迄 11 世紀，內容涵蓋政治、經濟、歷史、語言、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領域，具

①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序》頁 3。

② 李零《重見“七十子”》，《讀書》2002 年第 4 期，頁 37；又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前言》頁 1。

③ 由於對敦煌遺書“卷”的含義界定不一，人們統計出來的敦煌遺書總量也會有所不同，此處採用通行的說法。隨着敦煌遺書的不斷發現及公佈，這個數字可能還會有所變化，但變化不會太大。